

警犬挽歌

【苏】格·弗拉基莫夫 著

李 耶 译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I512.45/14

警犬挽歌

〔苏〕格·弗拉基莫夫 著

李 耶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54244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警 犬 挽 歌

【苏联】格·弗拉基莫夫 著

李 耶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3插页 112,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册

ISBN 7-5360-1186-5/I·1053

定价：6.35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

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和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年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

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

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着云起时。”临尽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

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译 本 序

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说《警犬挽歌》（原名《忠心耿耿的鲁斯兰》），有一个有趣的创作过程。60年代初苏联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地的集中营被撤销后，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个联合企业。来自各地的年轻建设者们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开完动员大会，便整队向目的地进发。原来在集中营里押送劳改犯队伍、如今流落街头的警犬闻讯赶来，误认为这是新来的劳改犯，于是它们主动地担负起押送任务，结果造成一场人与狗之间的冲突。弗拉基莫夫根据这则传闻写了一个短篇，投给《新世界》杂志。当时任该杂志主编的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对小说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并把篇幅扩大两三倍。这样一来，短篇小说便发展成中篇小说。这部中篇小说于1975年在西方出版，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前后作者又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和润色，后来它发表在苏联《旗》杂志1980年第2期上。本书就是根据《旗》杂志发表的最后改定稿译出的。

小说的副标题为《一只警犬的故事》。它既然着重写的是一只集中在集中营里押送劳改犯队伍的警犬，

自然要写到集中营里的生活和劳改犯的遭遇。在60年代，写集中营还算是一个新鲜的题材，一些写这个题材的作品曾引起过读者的注意。

作者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用细腻而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了狗的群像，其中包括忠心耿耿的鲁斯兰，生性凶残、不相信任何人的朱尔巴尔斯，聪明善良、富于幻想的莫古斯，还有老于世故的看家狗特列佐尔卡等。这些狗的形象进一步充实了苏联文学中狗的形象的“画廊”，就其艺术表现力来说，可与普里什文笔下的涅尔里、特罗耶波尔斯基笔下的黑耳朵的白比姆相媲美。而作者集中力量刻画的则是鲁斯兰的形象，这使得鲁斯兰的形象在狗的群像中显得最为突出，最为鲜明。

当年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对作者提出这样的意见：“您没有写好您的那条狗。您把它变成了像警察一样的臭狗屎，而它有它自己的悲剧。”这里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提醒作者，不要囿于俗套，不要简单化，单纯地把鲁斯兰写成一条恶狗，而要写出它的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最主要的，是要写出它的悲剧。从发表出的小说看来，作者似乎正确领会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意思和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写鲁斯兰时，一反布尔加科夫在《狗心》里把狗写成愚昧、粗野和不文明的文学载体的做法，赋予鲁斯兰以一系列好的品质。鲁斯兰勇敢而不凶

悍，有时甚至对它所看守的人表示同情，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忠诚。在集中营时，它勤勤恳恳，忠于职守；集中营被撤销后，它无依无靠，但仍然保持着对“公务”的忠诚。当它昔日的同伴纷纷自谋出路，到各家各户投靠时，它“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施舍，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命令，没有对任何人摇尾乞怜”，一心一意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唤回去重新执行“公务”。后来它误把建设者当作新来的犯人而带头去押送，在与建设者的冲突中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这只忠心耿耿的警犬惨死在铁辙之下。小说通过鲁斯兰艰难的生活道路和悲惨的结局的描写，确实写出了它的悲剧，同时也向读者暗示了造成它的悲剧的原因。这种写法使主题得到升华，使整个小说增加了某些哲理性的成分，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余地。

作者通过警犬鲁斯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用它的口气进行叙事和发表各种议论。这样一来，日常的现实生活变得“奇特化”（这里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术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通过鲁斯兰天真、笨拙的折射，有时能显示出新的、出人意料的方面，从而引起读者进行新的认识和思考。作者擅长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鲁斯兰的心理描写细腻而深刻，某些具体场面（例如小说末尾警犬“押送”建设者的场面）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总之，这部

小说在艺术上很有特色。

作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弗拉基莫夫出生于1931年，1953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1956年至1959年任《新世界》杂志散文部编辑，后成为专业作家。1983年侨居国外，现旅居德国。他属于苏联的所谓第四代作家，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与阿克肖诺夫、沃依诺维奇、格拉季林等齐名。在创作上，如同他自己风趣地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现实主义者和道德说教者”。弗拉基莫夫从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除《警犬挽歌》（即《忠心耿耿的鲁斯兰》）外，还著有中篇小说《大矿石》（1961）、长篇小说《沉默三分钟》（1969）、剧本《第六个士兵》（1981）、短篇小说《请勿介意，艺术大师》（1982）、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军队》（1991）等。

李 耶

1991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序.....李 耶 (1)

警犬挽歌.....〔苏联〕格·弗拉基莫夫 (1)

李 耶译

警 犬 挽 歌

（原名《忠心耿耿的鲁斯兰》）

“先生们，你们做的是什​​么啊！”

高尔基：《野蛮人》

—

整夜寒风哀号，刮得路灯摇摇晃晃，外面的门栓丁当作响，到早晨风才减弱、平息，这时主人来了。他坐在方凳上，用一只红肿的手抱住膝盖，抽着烟，等鲁斯兰把食吃完。这次主人带来了他的冲锋枪，把它挂到狗舍角落的钩子上——这说明将要去执行久未执行的任务，因此应当不慌不忙地吃，但也不能磨蹭。

今天给了鲁斯兰一块大骨头，这骨头看来很可口，真想马上把它叼到角落去，藏到垫子底下，以便以后有空时躲在黑暗里单独地好好啃一啃。但是当主人的面把吃食叼走感到不好意思，为了免得以后吃不着，鲁斯兰啃掉了骨头上的肉，因为经验

告诉它，执行任务回来时这块骨头可能不见了。它用鼻子把骨头小心地翻来覆去，舔掉上面的汁，接着开始吞食热汤里的稠东西，边吃边掉，这时主人动了一下身子，不耐烦地问道：“准备好了吗？”

他站起身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烟头掉到食槽里，发出滋滋声。这种事从来没有过，但是鲁斯兰装出并不惊讶或并不生气的样子，抬头望着主人，摇了摇沉甸甸的尾巴，对主人喂它表示感谢，并表示将马上为他效劳。它忍住没有再朝骨头瞧一眼，只匆匆地喝了点水。就这样完全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就走吧。”

主人要给它戴颈圈，鲁斯兰很乐意地把头伸了进去，当主人系皮扣，检查系得紧不紧，并把弹簧扣塞进铁环时，它摇了摇耳朵。主人把拴狗的皮带绕了一段在右手上，把末端系在腰带上（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就这样拴在一起，以免彼此丢失），空着的手抓住冲锋枪的皮带，把枪往背后一摔，蒙着水气的枪口朝下背着。鲁斯兰按照习惯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在主人的左腿旁。

他们通过昏暗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道道铁栅栏门，透过粗铁条可以看到一双双闪光发亮的斜视的眼睛，没有喂食的狗在哀嚎，用凸起的前额顶着铁栅栏；在远处的那一头，一只狗由于恼怒和强烈的忌妒而狺狺狂吠，于是鲁斯兰为现在被第一个带

出去执行任务而感到非常得意。

但是外面的门刚一打开，一道明亮的刺目的光射到它眼睛上，它眯缝起眼睛，吼叫着跳开了。

“喔！”主人拉了一下皮带说道。“闲呆得太久了，该死的東西。干吗往后退，雪没有见过？”

原来就为此刮了一夜风。风停后寂静无人的操场，营房仓库和车库的屋顶都铺上又厚又松的一层，路灯像戴了白帽，装烟蒂的箱子周围的长椅子上也堆满了雪。它有生以来见过不少次下雪，但总是觉得稀奇。它知道，主人们把这叫做“雪”，但它大概不会同意给这种东西一个名称。对鲁斯兰来说，这很简单，不过是一种白的东西。由于被它覆盖住了，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名称，看惯了 and 闻惯了的東西都变了，世界变得空荡荡的，无声无息，所有的足迹都被遮没了。只能看到从厨房到门口的一长条清楚的脚印——这是主人的靴子踩出来的。接着白东西扑向它的鼻孔，使它整个地激动起来；它把脸直到眉毛埋进白东西里，拱出一道沟来，弄得嘴里塞满了这种东西；它呼啸了一下，甚至朝这东西荒唐可笑地和快活地吠叫了一声，意思大概是说：“瞎说，我知道你！”主人没有拉住它，把皮带全松开，于是鲁斯兰一会儿落在后面，一会儿又跑到前头，弄得胡须、睫毛和眉毛全是白的，一直平静不下来，东看看，西嗅嗅，老是感到看不够和闻不够。

因此它出了一个小小的疏忽——在被带去执行任务时没有朝应该看的方向去看。然而，某种东西使它警觉起来，它高兴地竖起耳朵，一下子愣住了。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安。右边是剥去树皮的树桩和铁丝网，再过去是一片空旷的田地和一片像一堵有缺口的墙那样的黑黝黝的树林；左边是同样的树桩和铁丝网以及一块同样的田地，不过上面分布着一座座简易木房，这些房子像地下室一样又低又矮，用圆木盖成，破旧得发黑了。像平常一样，这些房子的窗户蒙着一层霜，空荡荡的，像翻着白眼一样。一切都在原地，没有挪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异乎寻常的、从来没有过的寂静笼罩着一切，主人的脚步声陷入这寂静之中，好像他在毛垫上行走一样。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在那些窗户里往玻璃上哈气弄出一个洞来，好奇地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要知道在这方面人和狗毫无区别！），而简易木房本身看起来显得出奇地扁平，好像画在白纸上一样，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好像所有曾经住在里面又吵又闹、发出各种臭气的人在一天夜里全都死光了。

但是假如所有人都死光了，那它鲁斯兰应该能感觉到！它感觉不到，别的狗应能感觉到，总有一只狗一定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会吠叫起来，把所有的狗叫醒。“那里没有人，”鲁斯兰想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但是马上它又为自己脑筋迟钝而感